

編者之頁

「她」的編者把本期的材料搜集齊備——文字的、圖畫的——就交給那排字房的先生們去排字，裝版，打樣子。現在稿件統統裝好了，樣子也校對好了，那機器房的機師正在企立編者的旁邊，等候着那（付印）的號令。

「等一下」我對那機師說。

這個「等」就是等候這編者之頁的地位要待我來填塞幾句話了。

但是填些什麼話下去好呢？「人之初」類的冗話是不行的，恐怕寫了出來，讀者會罵我是「性本惡」的舊腦漿。說些什麼「戀愛」「婚姻」「家庭教育」「名媛介紹」，這不必我來贅述。本期的楊澤衡，楊錫齡，楊成志：等，他們已經說得很詳細了。

那麼究竟沒有什麼可以給我說的嗎？但是那機師已不耐煩的催着要發下號令，那編者之頁的地位又萬不能

使他留個空白位的。正在急得「說時遲，那時快」的時候，剛好那傳遞員拿來一本從郵局派到的美國婦女家庭雜誌。

我沒多空，所以平常以「先睹為快」的外國雜誌，雖然放在我的眼前，也沒有心去看她了。我便將那本雜誌放在「她」的書架上，當我的眼睛轉在「她」的身上時候，不禁令我發了一個冷震。那時我就把那本美國婦女家庭雜誌取了下來，同時我也拿「她」翻開了一看。

「中國今日的刊物多極了，然而關於婦女的刊物却沒有幾種。」

這是「她」最初期編者之頁裏面所說的一句話。我

看完了這句話，我就沒有再讀下去，不過那時我的眼睛却又轉移到那本美國婦女家庭雜誌的身上了。

「怎麼，「她」祇有廿四頁，那美國婦女家庭雜誌却有一百七十四頁？」

我很驚訝的，慚愧的，自己在那裏求個答案。我想來想去——「外國人有錢，外國人有人材，外國人個個



像 膏 石 之 刻 雕 士 女 遠 靜 王

識字，外國的婦女個個能獨立，設家庭，養子兒，助丈夫，為社會服務，為國家效力；但是中國……：「我到底求不到那個答案。我很驚訝，我很慚愧。

「她」真是瘦弱呀，請讀者來使「她」肥及壯。

（付印勿？）機師問

（付印吧！）我答道

編者



士 女 英 淑 陳 人 夫 科 孫